

中華書局影印

治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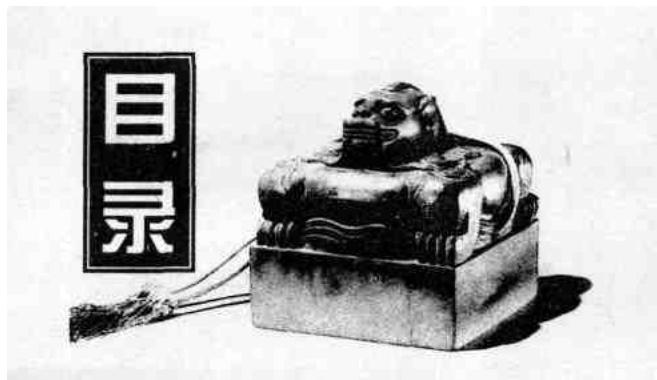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同

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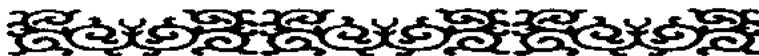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第一章	不爱母亲的皇子	(1)
第二章	辛酉政变	(18)
第三章	缺乏童趣的生活	(42)
第四章	母子斗法	(78)
第五章	排场的婚礼	(103)
第六章	亲政	(116)
第七章	“中外合作”	(135)
第八章	中兴名臣左宗棠	(151)
第九章	捻回起义	(158)
第十章	天津教案	(216)
第十一章	边疆危机	(225)
第十二章	少年皇帝韵事多	(236)
第十三章	皇后之死	(258)



第一章 不爱母亲的皇子



—

不由得你信不信，同治是中国皇宫中出生的最后一位皇帝。俗语云：龙生龙，凤生凤。皇帝出生在皇宫里，历朝历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本无必要铺叙。但是，同治帝的出生，却给这个在中国已经绵延了两千多年的正常现象画上了一个巨大的句号。从此以后，紫禁城中再也没有一个皇帝出世。同治帝无子女，而以下的光绪、宣统二帝均无后代，数十年间偌大的皇宫竟听不到一声儿啼，世言称为“宫荒”，“国统三绝”。因此，这个最后的皇子在紫禁城中出生的详情内幕，就更令人感兴趣了。

咸丰六年（1856年），新年伊始，大清紫禁城储秀宫内一片繁忙。太监、宫女们在总管太监韩玉来的指挥下，不停地来回奔走着。原来，深得咸丰皇帝宠爱的懿嫔，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慈禧太后，接近临产期。

按清宫规定，嫔妃等人怀孕，一般要到八个月时才开始“上夜守喜”，也就是进行临产期的各项准备工作。但咸丰帝自二十岁登基以来，至今已有六年，宫内虽有后妃十八人及众多的常在、答应，只有丽妃生过一个女孩。皇位无人继承，皇帝怎能不万分焦虑。他盼子心切，也就顾不了宫中规矩，老早就下旨令太监们筹办懿嫔分娩事宜。因此，大年一过，整个皇宫



立即忙碌起来。

早在年前十二月二十四日（1856年1月31日），咸丰帝就命韩总管传旨，把懿嫔的母亲接到宫中照看女儿。二十六日上午十点多，懿嫔的母亲带着两名家中的仆妇，被太监由巷震门接入储秀宫，与女儿同住。

大年正月初九，咸丰帝派钦天监博士张熙到储秀宫中选“刨喜坑”的“吉位”。“刨喜坑”是满族生子的一个古老习俗，就是挖一个坑，用来掩埋胎盘和脐带。张熙经过一番仔细观看，选定储秀宫后殿明间东边门为“大吉”之地。因此，在正月二十四这天，总管韩玉来带领内务府营造司的三名首领太监，在张熙选好的位置上刨了“喜坑”，又带来两名专门选来的姥姥，在“喜坑”前念喜歌，然后往里放了一些筷子、红绸子和金银八宝，取其“快生吉祥”之意。

正月二十八日（1856年3月4日），内务府又送来精奇呢（汉语“正”的意思）妈妈、灯火妈妈、水上妈妈各十名，懿嫔从中各挑选两名备用。她们是从镶黄、正黄两个名份最高的旗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妇女，她们需有生男孩的经历，而且谙熟接生之道。还选了两名“姥姥”，都是有经验的接生婆。这些人从二月初三日清晨六时起，一齐来到储秀宫，开始“上夜守喜”，太医院也派来御医六人，在御药房轮流值班。

随着预产期越来越近，新生儿用的衣物、尿布等物，也都准备齐全。这些东西统称“吗哪哈”。由于皇室所用，自然不同寻常，不仅种类齐全，而且用料考究。其中包括：春绸二十七件，白纺丝小衫四件，单幅红春绸挖单一块，红兜肚四个，潞绸被十八床，蓝高丽布褥十床，蓝扣布褥一床，蓝高丽布挡头长褥一床，白高丽布挖单三十三个，白漂布挖单三个，蓝素缎挡头二个，青素缎挖单一块，红青纱挖单一块，白布糠口袋二个，白纺丝小带四条，挂门大红绸五尺，蓝扣布挖单十个，白漂布小挖单二十六个。做这些东西，共用各种绸料一百五十



六尺四寸，各色布料十四。

三月初九，御医为懿嫔摸脉，根据脉象，稟明懿嫔妊娠已近九个月。第二天，又由两位姥姥摸脉，估计将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分娩。于是各项准备进入最后阶段，各种接生工具陆续被送到储秀宫。这些物品包括：分娩时处理胎盘和脐带用的大小木槽二个、木碗二个、木锹一张、小木刀一把，一块长六尺、宽四尺的精纺黑毡，还有那一大套新生儿用的“吗哪哈”。造办处还特地为新生儿赶制一座精美的吉祥摇车。最后，又取来曾在皇宫中不知用过多少次的宝物——存放在乾清宫的“易产石”和挂在养心殿西暖阁的大愣蒸刀。

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未时（公元1856年4月27日下午二点），一声婴儿长啼从储秀宫中传出，划破了紫禁城的上空。咸丰帝盼望已久的喜讯终于传来了。这时，总管太监韩玉来飞也似前来稟奏皇上：“三月二十三日未时，懿嫔分娩阿哥，已经收拾利落，母子均安，万岁爷大喜！”咸丰帝一听，龙心大悦，当即下旨，晋封懿嫔为懿妃，储秀宫的太监也都提职的提职，升官的升官。又任命储秀宫太监张文亮为“大阿哥下八品官职谙达”。至于对各路太监、宫女、接生姥姥及帮忙的妈妈等一千人，各有优赏，不必细表。一时间整个紫禁城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咸丰帝喜不自禁，竟吟诗一首，诗云：“庶慰在天六年望，更钦率土万斯人。”

但是，这种景象在清宫中象行云流水一样一去而不复返了。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中叶，大清王朝江河日下，中国封建皇朝绵祚将绝，同治成为中国皇宫中诞生的最后一位皇帝。尽管咸丰帝的珍贵人，曾在咸丰八年二月（1858年3月）生有一子，但旋即早亡，从此同治成了咸丰皇帝的独根独苗。咸丰刚过而立之年，就在内外交困的忧患中死去。此后，阴险贪权的叶赫那拉氏执掌了大清权柄。似乎是应了“灭建册者叶赫”那句谶语，在慈禧的淫威下，同治帝婚后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

活，以致于绝嗣而亡。而慈禧精心挑选的光绪、宣统两位皇帝，不知是鬼使神差，还是大清国运该绝，竟皆未生一子一女，大清皇室断子绝孙。因此，同治以后，皇帝都是从宫外抱入的。中国皇室再没有皇子出世。专门用来为皇子接生用的易产石和大楞蒸刀，自此长期闲置未用，这两件宫中宝物竟早已亡失。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曾将宫中物品逐件登记，养心殿大楞蒸刀和乾清宫的易产石，都已化为乌有，不知去向。

关于同治帝“绝户”，还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载淳在热河即皇位的第二天，就颁布一道上谕：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祖特降谕旨：‘以二名不遍讳，将来继体承绪者，上一字仍旧毋庸改避，亦毋庸缺笔，其下一字应如何缺笔之处，临时酌定。以是著为令典等固。钦此。’

今朕敬遵成宪，将御名上一字仍旧书写，毋庸改避，其下一字毋庸缺笔，凡臣工奏章内遇有此字，著用‘淳’字改避。其奉旨以前所刻书籍，俱毋庸议。”

这是一道有关帝名避讳的上谕。从此，凡遇“淳”字，就得把其中的“子”去掉，而补写一个“日”字。因此，有人就附会说：“去子而无子，所以同治无后。”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说法。

—

二十六岁的咸丰帝喜得龙子，不胜欣喜。因而小皇子的洗三、升摇车、小满月、满月、百禄、晔盘等宫中庆典过得有声有色，皇亲国戚们更是出手大方，一次又一次给小皇子赏赐礼品，在他刚满周岁的时候，已经成为拥有大量珍宝的“巨富”。同治出生的第二天，宫殿监督领侍史进忠等人就已开始为



他准备“洗三”用的绸缎、大宝盆等物。并命钦天监博士贾席珍、陈希吕选“洗三”的吉位。所谓“洗三”，是宫中育儿习俗，即孩子出生的第三天，要给新生儿洗浴。钦天监官员选定南面是迎春神方位，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半，开始给小皇子洗浴，到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才完成“洗三”的仪式。这是小皇子出生后经历的第一次盛典，几乎牵动了所有的皇室成员。他们每人都为小皇子准备了第一份礼物。咸丰帝赏赐的礼物是红雕漆盒一件，内装金洋钱四个，金包一分，银宝一分。皇后送金银八宝八个，金银如意四个，金银钱四个，棉被和棉褥各二床，白布糠口袋二个，棉袄四件，夹袄四件，袜子四双，鸣哪哈四个，兜肚四个，抱抱帘四个，红绸带四条，月白纺丝带四条，枕头两个，头挡一个。他们把这些礼物送给小皇子，叫做“添盆”。除了皇帝、皇后外，丽妃、婉嫔、璕贵人、容贵人、璫贵人、鑑常在，都给小皇子添了盆，就连丽妃生的大公主，虽不满周岁，也被抱来给小皇子添盆。此外，上一辈的皇贵太妃、琳贵太妃、常嫔、佳嫔、彤嫔、成嫔、祥嫔、寿安固伦公主、寿藏和硕公主、寿恩固伦公主、八公主、九公主，以及惠亲王、恭亲王、惇亲王、钟郡王、孚郡王、恭亲王福晋、恭亲王长女、惇亲王福晋、瑞敏晋郡王福晋、隐志郡王福晋、懿妃之母等人都参加了“洗三”添盆活动，分别向小皇子送上数量不等的礼物。

四月二日，又进行小皇子“升摇车”的仪式。满族育儿有一个奇特的习俗，就是“睡悠车”。清代有这样一句民谚：“关东外，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姑娘叼着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所谓“养活孩子吊起来”，就是把悠车悬在梁上，把小儿放在车内，来回悠动，小儿在里面悠然自得，也就不哭不闹了。钦天监博士们选定四月初二卯时（早六点），为小皇子升摇车万全大吉之日。预定时间到了，在储秀宫后殿东次间，太监们把摇车升挂起来，这时太阳恰好从东方冉冉升起，寓意小

皇子如日之初生。这时，造办处的太监在摇车上贴上福字，营造司首领太监唱着喜歌，由本宫首领太监执香引路，后面跟着谙达张文亮，把小皇子从东进间南床抱到东次间，放在摇车里。升摇车，不仅程序繁琐，而且相继又是一番赏赐。从帝后到妃嫔以及上一辈的妃嫔、公主、亲王、郡王、福晋等人，都要给小皇子送小荷包两个，内装金洋钱、金银宝或金银如意不等。

四月初五日又过“小满月”。按清宫规定，这一天要大赏生母。其规格是：皇后生子赏银一千两，表里（即衣料）三百匹；妃生子赏银三百两，表里七十匹。生女孩者减半赏给。叶赫那拉氏由于生了男孩，分娩当天又晋升为妃，因而得到银三百两，表里七十匹的赏赐。懿妃的高兴劲自不待言，对宫内总管以下五十多人分别赏赐了银两和衣料。

四月二十三日，正好是小皇子满月，紫禁城又掀起了一次庆贺高潮。当天午正二刻，由内殿太监杨寿给小皇子剃头，剃完后赏杨寿小卷袍料一件，银四两。咸丰帝这天情绪特别好，传令各宫妃嫔到储秀宫中摆宴，大事庆祝。小皇子新剃了头，看起来眉清目秀，头角峥嵘，皇后妃嫔无不啧啧称赞，纷纷给小皇子送上一份厚礼，其中皇后赏赐最丰，这些礼物是：

金镯四个，银镀金铃铛、升、斗、钟、印一份，小帽两顶，单纱小衣服八件，兜肚两个，裤子两条，鞋袜四双。

其余妃嫔、公主、亲王、郡王、福晋无不争相送上一份厚礼，五颜六色地堆了满床。

按满族习俗，小儿满月时应由父亲给取名。咸丰帝早就胸有成足，立即钦赐佳名，说：“就叫载淳吧。”“载”字是从辈份上排下来的，乾隆时皇六子永瑢，画了一张发朝图，进呈给孝圣皇后，由乾隆帝御笔亲题，有“永绵奕载奉慈娱”一句。以后，宗室皇子取名，就用“永绵奕载”四个字排辈，咸丰的儿子自然轮到“载”字了。“淳”字则有质朴、敦厚之意，这



寄托着咸丰帝对儿子的一片殷切期望。原来，咸丰帝当年与他的六弟恭亲王争位之时，就是凭着他的老师传授的“仁孝”二字，赢得了道光皇帝的信任，终于击败比他聪慧好强的奕诉，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他希望小皇子也象他一样，养成纯朴仁孝之美德，好继承大统，承嗣皇位。可见当时咸丰帝对小皇子真正是爱意也浓浓，寄望亦殷殷。

到七月初三日，是小皇子的“百禄之喜”。所谓“百禄”，其实就是给小儿过百日，因人死后亦有“百日之祭”，为避此忌，乃改称百日为：“百禄”。这一天，从皇帝、皇后，到各宫妃嫔等人对小皇子又是一番赏赐。其礼物之丰盛，不必细表。

咸丰七年三月二十三日（1857年4月17日），迎来了小皇子的第一个生日。按照满族习俗，这一天要“抓周”，也即皇宫中的“抓辟盘”。据说，满周岁的小儿已初懂人事，这一天“抓周”可以测出小儿一生的情趣和志向。《红楼梦》第二回中写贾宝玉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来抓。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那粉脂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因此便不甚爱惜。普通百姓家小儿“抓周”，一般是在小儿面前放上纸、笔、书、算盘、鞭子、锄头（纸制的）等物。据说，抓纸笔者预示小儿将来能读书当官，抓算盘能经商致富，抓锄头的只能种田务农。

皇宫“抓辟”自不同凡响。首先，要准备好“抓辟”的用具。按宫中规定，这些用具包括玉陈级二件，玉扇坠二枚，金匙一件，银盒一圆，犀钟一捧，犀棒一双，弧一张，矢一枚，文房四宝一份，辟盘一具，中品果一张。到了卯时，也就是早晨六点左右；小皇子开始“抓辟”。小皇子由太监抱着，面向西北，在摆好的物品中摸来摸去。小家伙今天精神特别好，只见他先从中抓出一本书，立时引起一片啧啧称赞。太监把书收下，让小皇子再抓，小家伙毫不费力从里面又抓出一套小巧玲



珑的弧矢，又引出一片称赞声。最后，小皇子开始抓第三件东西，小家伙一把就握住了一杆笔。小皇子抓来这三样东西，使皇帝及后妃们十分满意，预示小皇子以后兼有文治武功，定可重振大清江山。皇帝一想到这里，不禁露出惬意的笑容。于是，皇帝后妃及亲王福晋们对小皇子又是一番丰盛的赏赐。

小皇子“抓眸”首先抓到的是书，后来的事情证明，同治确实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只活了十九岁，从六岁时开始入书房读书，直到十八岁才走出书房开始亲政，在弘德殿书房中度过了十二个春秋。在他亲政后，慈禧太后还让他每天“办事召见后，仍应诣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他的老师李鸿藻等人也照常上班，给他上课。他死后，恭亲王率领一班人到弘德殿和昭仁殿检点他的遗物时，还看到书籍笔墨仍然井然有序地陈放在那里。

同治从出生第三天“洗三”起，历经小满月、满月、百禄、眸盘等仪式，共得到了五次赏赐。到他刚满周岁时，已是一名巨富小儿。他得到了金銀器八百余件，衣被鞋帽等物五百六十多件，荷包、玉器等物七十件，这还不包括份例之内的各种供应，这真是生于皇家贵如天，周岁幼儿成巨富。

三

咸丰帝对小皇子载淳无限钟爱。他曾写过这样一句诗：“绕膝堂前助笑颜。”生动再现了小皇子膝前承欢的感人情景。

咸丰八年（1858年）玫瑰人生的小皇子夭折后，咸丰帝膝下承欢的只有大阿哥载淳和丽妃所生的公主。而载淳作为咸丰帝的独根独苗，未来皇统的继承人，更是深受咸丰宠爱。

咸丰十年六月初九日（1860年7月26日），正是咸丰帝三十而立的日子。在宫中举行了盛大的万寿庆典，王室亲贵及各宫后妃都来祝皇上三旬万寿，热闹非凡。皇上今天心情特别



好，特别是年仅五岁小皇子载淳出来给父皇祝寿，执杯祝酒，跪地叩头，礼仪娴熟，把皇上高兴得红光满面，为自己有这样聪明的儿子感到自豪。于是，他大宴百官，特命载淳出见廷臣。大臣们一见皇子眉清目秀，端庄凝重，仪表堂堂，气度不凡，无不叩首欢呼，把祝寿活动推向高潮。

咸丰帝除了在逢年过节、生日祝寿等节日里对小皇子例有赏赐外，他平时也常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分赏给小皇子和大公主，以博得小家伙们一笑为乐。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日（1860年10月4日），在咸丰狼狈逃往热河行宫的第五天，晚膳刚刚用过，咸丰帝在热河头一次吃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鹿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余味无穷。这么精美的食物让两个孩子也尝一尝。于是，他就令太监把两盘还冒着热气散发着余香的肉送给大阿哥和大公主品尝。不一会，两个太监回来了，咸丰问：“大阿哥和大公主吃得好吗？”太监连忙回答：“禀报皇上，他们吃得非常高兴。”咸丰脸上露出了几天来十分少见的笑容。

又过了几天，锦州副都统向在热河行宫皇帝贡奉礼品。其中有几瓶卤虾和虾油，看起来色泽鲜亮，别有风味。于是，咸丰帝派太监把这些贡品赏给大阿哥和大公主。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南方的清军正与太平军苦苦鏖战，败多胜少。在北方，捻军起义烽火正炽，攻城掠地，十分凶猛。咸丰帝被搞得焦头烂额，坐卧不安。这天，又接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奏报，说清军在安庆被围，请示重新调置军队。咸丰帝焦急地来回踱着步，太监们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在一旁静候吩咐。这时六岁的小载淳连蹦带跳地跑了过来，太监们心中一惊，连忙去阻挡，可小载淳早已跑到了咸丰跟前。不愧为聪明伶俐的小皇子，一见父皇焦急的神色，立即收起顽皮嘻笑，马上跪下给皇上请安，用满语叫了一声“阿玛！”（汉语为爸爸）。



沉思中的咸丰帝被皇儿逗乐了，摸着载淳的头说：“嗯，乖，起来去玩吧，别摔着！”

载淳这才起身来，后退两步，然后转过身去悄悄退下。望着小家伙的背影，咸丰帝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些宫内礼节，都是由“谙达”张文亮教的。见到孩子已有了这么强的接受能力，心头又涌起了思量已久的念头，想和皇后商量。于是，他派人把曾国藩的奏折发往军机处，等第二天早晨再与大臣商议，之后便径直向皇后的小书房走去。

咸丰急于同皇后商量的事，就是让载淳入书房读书。雍正皇帝明确规定过：凡皇子年届六龄，即入书房读书。早在去年，皇帝就已明降谕旨，命大臣认真选择和荐举品学兼优的儒臣，以备充做皇子的师傅。大学士彭蕴章推荐一位叫李鸿藻的大儒，说他学问高深，可堪重任。

李鸿藻，字兰孙，是直隶高阳人士，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出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又授散馆编修之职，咸丰四年九月（1854年10月）又任功臣馆纂修。因对《贞观政要》研究得非常透彻，又富有文采，深得皇帝重视，第二年命他在上书房行走。又命他为山西省乡试副考官。后因父亲病故，请假在家服丧。咸丰七年二月假满，仍回上书行走。七月，被任命为河南省学政提督。

咸丰帝对李鸿藻人品学问早有了解，当即允准彭蕴章的奏请，下诏将李鸿藻召回京城供职，仍在上书房行走。

咸丰帝一边想着，一边已经走进了皇后房间。这时，早有太监通报皇后，说皇上驾到。皇后急忙起身接驾。见过了礼，咸丰就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了皇后。

皇后也早已把小皇子入学这件事放在心里，并且也暗中给他物色老师。一听皇上想让李鸿藻充任大阿哥师傅，当即表示赞同，说：

“他在上书房行走时，醇王、钟王、孚王都跟他读过书，



跟我谈起过他，说李师傅口才很好，讲书透彻。还私下告诉我，说李师傅长得象皇上，让人望而起敬。但不知可有真才实学，人品怎样？”

皇上胸有成竹地回答：

“这你就放心吧，他是翰林的底子，学问深着哪。至于人品，他这三年在河南学政的任上名声很好，人品更是众人交口称赞。”

“这样说来，就再好不过了。”皇后欣然同意。

“唉”，皇上伤感地说：“大阿哥典学，原该隆重些，我本想回京再办。但现在京师不稳，一时半会也回不去，也不能再拖延了。”

“那就让钦天监挑个日子开书房吧。”

“那倒不必。皇儿典学是件大事，得选个吉利日子，还是由我自己选吧。”

咸丰平时读书，涉猎甚广，谶纬星长之学也很在行。当即传旨双喜送来时完书，翻检了一会，选定四月初七日为皇子开书房。

日子选好了，又商量派何人照料书房。议来议去，觉得御前大臣景寿最合适。景寿娶了宣宗道光帝的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是皇帝的姐夫，宫中都称他“六额附”。他秉性沉默寡言，不喜拨弄是非，在宫中人缘很好。皇后以他与自己性格相近，更觉得满意。

一切都已商议妥当，第二天早晨皇帝驾到御书房，写好了一张朱谕，然后召见军机大臣。

军机大臣们鱼贯而入，见过礼后，排到两旁。未等大臣启奏，皇上就把这道朱谕交给侍立在旁的肃顺。肃顺高声宣旨：

“大阿哥于四月初七日入学读书。

着李鸿藻充任大阿哥师傅。

钦此！”



以怡亲王为首的一班大臣跪接圣旨，由军机处转交内阁，“明发上谕”。

在小皇子入学的前一天，咸丰帝又特地召见李鸿藻，垂询大阿哥入学的准备情况。听完汇报后，皇帝又让李鸿藻背诵乾隆皇帝圣训中关于皇子典学的一段上谕，想最后再考察一下李鸿藻的学问。李鸿藻多年入值上书房，对这段上谕早已熟记在心，于是朗朗上口，流利地背诵了一遍。皇上满意地点点头，赏给丝绸两匹，荷包一对，端砚一方，大卷笔十枝。

咸丰帝之得皇位，受益于老师最多。因而他对小皇子典学这事看得非常重要。小皇子入学的第一天，他在御书房和军机大臣议政大半天，下朝后已累得一句话也不愿说。但他还是急于知道大阿哥的学习情况。他先传张文亮进来，细问一切。又怕太监图功讨好，尽拣好的说，就又把景寿也传来。听到两人一致赞扬小皇子聪明好学时，他十分高兴。把大阿哥带到东暖阁和自己一起用餐。为了热闹，他又派人叫来丽妃和大公主，一时宠妃、佳儿、娇女相聚一堂，父慈子爱，欢声笑语，道不尽的天伦之乐。

四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861年5月16日），四更左右，天刚朦朦胧亮，谙达张文亮急忙把大阿哥载淳唤醒。原来，今天大阿哥入学。头天晚上，皇后一再嘱咐，宁早勿晚。张文亮十分利落地为大阿哥穿戴好袍褂靴帽，先领他到皇上、皇后那里请了安，就由景寿领着，到书房上学。

老师李鸿藻也起得很早，他平素讲究仪表，今天更是不同寻常，他特意穿戴一番，朝珠补褂，翎领煌煌，好不威严。他收拾停当，就早早来到书房外面，躬候小皇子的到来。见大阿哥一行人到了，就先按廷臣见皇子的礼节，请安行礼。然后由

景寿把大阿哥引入东间书房。书房里摆了一对东西相向的书案，西面的由皇子坐，东面的是师傅的座位。

第一件事，是行拜师之礼。景寿拿出了咸丰的朱谕，高声宣读：

“奉旨。”

李鸿藻等人赶紧跪下，恭接圣旨。

景寿继续传旨：

“大阿哥今日初入书房，派定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充任师傅。师道尊严，虽皇子不得例外，应行拜师之礼。着李鸿藻毋得固辞。钦此！”

李鸿藻立即叩头谢恩。按常例，李鸿藻自然要谦让一番。因面行过礼后，就请景寿转禀皇上，请免大阿哥拜师之礼。

“你不必过谦！本朝最重师傅之教，大阿哥行拜师之礼，以后可知尊师之意，这样才会虚心受教。”景寿说到这，转身向恭候在书房门外的张文亮喊道：

“取毡条来！”

传取毡条，就是要行跪拜叩头大礼。这下急坏了李鸿藻，连忙向景寿说：

“若行大礼，不敢奉诏！”

“也罢！”景寿向张文亮做了个手势，叫他不必去取。然后对李鸿藻说：“那就按老规矩，让大阿哥做揖吧。”

既是老规矩，圣谕又明言“毋得固辞”，李鸿藻若再谦辞，就显得虚伪而且有失师道了。所以就不再多说，走到书案面前，稍微偏着站定。

这时，景寿才转过身来让大阿哥行拜师之礼。

这拜师之礼早已由张文亮教好了。只见大阿哥恭恭敬敬向李鸿藻做了揖，叫了一声“李师傅！”

这样，拜师之礼就算完成了。

然后是开始上课。李师傅和大阿哥各自就座，景寿坐在旁



边的椅子上，而谙达们只能在南窗下站着。李鸿藻见大阿哥已坐好，就把书房的功课内容告诉他：先练拉弓，然后读满文，最后学汉文。布置好后，就让大阿哥和谙达们到院子里练拉弓。

拉了一会弓，就让大阿哥回书房读满文。先是从字头教起，由景寿负责教授。不一会，小皇子就学会了一个字头，休息片刻后，由李师傅上汉文课。李师傅把着他的笔，写下了“天下太平”四个字，然后教他认这四个字。认一会字后，又教他读书。第一课便是《大学》中的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阿哥第一次和老师念书，觉得很新奇，认真地跟师傅读。读了二十遍，便已琅琅上口。读着读着，他觉得口渴，便自顾自地走下来，高声召唤张文亮。李师傅吃了一惊，连忙问：“你怎么了？”大阿哥大声说：“我渴了。”

李师傅立即沉下脸来，让他先回到座位上去。然后严肃地说：“做人要学规矩，越是身份贵重的人，越要有规矩。书房有书房的规矩，你知道吗？”大阿哥想了想，忽然记起额娘的话，马上回答：“要听师傅的话。”李师傅一听这话高兴了，赞扬他懂事。说：

“在书房里，有什么事，譬如渴了要喝水，或要小解什么的，都要告诉我，等我答应，不能自己随便走。懂了吗？”

“懂了。师傅，我渴了。”

“这才对，下来，找张文亮去吧！”

大阿哥这才从大靠背椅上滑下来。站在门口的张文亮急忙把他抱到对过房间，那里早已备好了小膳桌。小家伙喝了杯香甜的玫瑰露，又吃了几块点心。这才回来继续上课。又认了“正大光明”四个字，然后又是背诵《大学》里的那句话。李师傅一看他背得熟了，才欣然合书宣布下课。

这是小皇帝入学的第一天，也是最得意的一天。一路上，